

最善良的作家女強人

張秀亞蕙質蘭心

●王成聖（中外學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少女時期即享文名

張秀亞（一九一九—二〇〇一），當代著名的女作家，河北滄縣人，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生於滄縣故居（今黃驊縣），該地臨近渤海，風景秀麗，為宋代詞人李之儀的故鄉，文風甚盛。其外祖父家則是浙江紹興山陰縣，為千岩爭秀，萬壑爭流之地。張秀亞秉兩地秀儀之氣，文思蘊藉，筆觸細膩，描景抒情，感情豐沛，感人至深。張秀亞家學淵源，幼受文學薰陶及自然景物感染，愛好文學藝術，四歲開始啟蒙識字，稍長就讀於天津貞淑小學，及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女師。於前期師範三年級時，尚在中學時，即投稿於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獲當時之主編名作家蕭乾及沈從文的獎掖，同學稱她為「小小詩

人」。高中二年級時出版散文小說合集「大龍河畔」，被稱為當時北方最年輕之女作家。畢業時參加河北省全省會考，得第三名，並獲得獎狀及獎金。高中時寫成八千字散文「尋夢草」，發表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大公報散文特刊，與當時名作家何其芳作品同期刊出。後考入輔仁大學中文系，學年考試得第一名。後來轉入西洋語文學系。在校時主編文學期刊「文苑」及週刊「輔仁生活」。北平輔仁大學西洋語文學系畢業後，考入輔大研究所史學組研究。飽讀中外名著及古典文史書籍，紮下雄厚的學識及寫作基礎。

輔大史學所畢業後，張秀亞留校任輔大編譯員、講師。中共掀起內戰，局勢動盪，張秀亞曾赴重慶，任益世報副刊主編。一九四六年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大陸

陷共後，隨國民大會撤來台灣，曾任教於台中靜宜英語專校，擔任翻譯教授並從事散文及小說創作。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後，應聘為西洋文學系教授及西文研究所教授，主講「英美文學研究及翻譯」，課餘從事創作，有大量的詩歌、散文及小說發表於報章雜誌，並有多篇文章選入國中課本而成為台灣著名的女作家。她的散文集「北窗下」，於一九六六年獲首屆中山文藝創作獎。

文章獲獎超級作家

七十年代後期，張秀亞赴美，至美國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講學，直到退休。計任教國內外大專學校長達廿五年，作育英才無數。而她成就最大的是在寫作，畢生得獎無數，曾獲台北輔大首

屆傑出校友獎、中國文藝協會首屆散文獎章、中山文化基金會首屆散文獎、婦聯會首屆長詩徵文首獎、婦工會首屆文藝金獎章、美國洛杉磯橘縣中華文化協會文學成就獎、亞洲華文作家協會文學貢獻獎、美國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文壇導師獎」、中國文藝協會終身成就榮譽獎等。並曾受聘擔任台北中山文化學術基金會散文譯審委員、國家文藝基金會散文及翻譯評審委員、美國洛城作家協會顧問、秋水詩刊顧問等。出版文學創作、譯著及評論集達八十二冊，可謂「超級作家」。

其全部作品及譯品為加州大學長堤分校永久收藏。史坦佛大學研究中心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皆收藏其全部作品，該館還收藏張秀亞自誦詩歌多首錄音帶。她作品被譯為英、法、韓等國文字，並為美國數所大學研究生作為博士論文的參考資料。奧立崗大學選譯了她的新詩二十首並出版，指稱她的作品意境深遠，詞句圓融，文章中兼有聲韻及色彩之美，而造句遣詞極富想像力與聯想力，而且意境深遠，讀其文能提高讀者的精神境界。她並以意識流的筆法運用於散文，清辭麗句，奔會腕下，這是她作品創新之處，所以讀者甚眾，

遍佈海內外。名詩人痲弦等人譽張秀亞為我國近年來美文之創始及開拓者，為美文大師。至今已出版文學著譯及藝術史綱車載斗量，千萬餘言。二〇〇一年九月十六日美國國會經華裔國會眾議員吳振偉提議，將張秀亞生平列為美國會記錄，以表彰她一生對中西文化交流之貢獻。

音樂大師譜曲秋夕

張秀亞女士的詩作「秋夕」意境清麗卓絕，深受人們喜愛，另一位著名作家鍾梅音對之頗為讚賞，特將此詩送請作曲大師黃友棣教授於一九五七年譜成一首優美的抒情歌曲。尤其是末句「飄來了一絲淡香」神奇地使人從歌中嗅到薔薇的芬芳，令人叫絕。當初黃友棣認為以「秋夕」為歌名，恐會有雷同之虞，「秋夕」一辭太普遍了，由於全詩描繪湖山景色，所以他把此曲曲名改為「秋夕湖上」問世。後來，黃友棣認為原詩名「秋夕」亦很多，所以又把它改回張秀亞原先寫的詩名「秋夕」，再度出版。此曲最初是請師大音樂系張震南教授首唱並與鍾梅音寫的「當晚霞滿天」等合併，由鍾梅音出錢灌成唱片。

二〇〇二年一月初該曲被花腔歌后陳

明律教授灌入黃友棣專輯CD問世，深受海內外樂迷讚揚。張秀亞的女公子于德蘭小姐聆賞後感動不已，曾於五月初遠從美國以電話向陳明律致意讚美其歌聲柔美動聽。「秋夕」確為一首詞曲優美，絕妙的傑作。

讀者迴響文章抒情

張秀亞的文章一紙風行，曾引起讀者廣乏的迴響，刊諸報章，對她讚賞備至，有位讀者寫道：「張秀亞女士，你必定是個浪漫情懷的人吧！放鬆了的心情總隨處感應著環境，自然界的律動，喻情於景的寫法更讓身為讀者的我們似置身現場，時時刻刻的不忘以當地的風物烘托情節的進行，讓氣氛營造和每一個句子都緊密連結，自然而然的登場，像『心靈踱步』的前幾段『又是陰天，浮雲的簾幃還未曾未拉開，火車行過那長遍茅草的山坡，漸漸的速度快了起來，她覺得那垂垂的草葉，好像她的思緒，如波，如帶，紛披，凌亂……她又似呼吸到青麥那股特有的室人芳香，這裡並沒有麥田，那裡來的那青色的氣息呢？是來自她這幽燕遊子的故鄉之思吧！比那香味更濃的鄉愁，似煙非煙，瀟瀟開

來，……只有溪床上的一些亂石大睜著茫然的白眼，無語的凝望天空。」『心曲』的『……空氣中充滿了醉人的芳馨：一小朵白雲冉冉自天空掠過，轉瞬便失去了蹤跡……我們一生的象徵……短暫的生命……永恆的真理……』作品中顯得充滿了靈感、溫暖、同情，你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麼？連說理也那樣縹緲，絕塵。」

善寫湖水柔美寧靜

張秀亞的文章沒有華麗的辭藻，不媚俗，不煽情、不隨波逐流，不用眩目的花招，但能令讀者有溫馨雋永的感覺。她最擅於描寫湖水、湖景、湖山，茲將她為追憶學生生活所寫的兩篇文章「湖水、秋燈」及「水之涓」中的部分佳句，摘錄於下，以饗讀者。

「湖，嵌在我讀書時的古城，湖水，溶漾在我的心裏，還有那盞美麗的古銅燈，燃燒在湖邊的小屋中，透過了窗子，照影在湖心。」

湖邊有一叢叢的蘆葦，燃燒著亮綠的小火燄，和湖對岸的落日，像是融匯在一起。

湖水原是深淺不同的藍色，一種透明

的絲綢一般的藍，偶爾被水禽的長喙啄破，更會被一片片無意間飄來的孤雲漂白，而夜晚，湖心的燈光又多麼像一個永不熄滅的夢啊，浴在波心中的燈影，那份奇麗，使人心跳。

有一天我自湖邊經過，秋天更為湖光增加了幾分澹雅，因為樹葉的淺金與微白的草葉，使湖水更有一份明淨的美。

『秋天的湖上，正好是一篇故事，或寓言的絕好出生地。』西風悄悄的向我告訴，我又悄悄的向自己說，我一邊說著，看到我的影子走在湖水上，伴著一朵雲，一朵白色的鑲著落日餘暉的雲。

不多時，那雲濃縮成一小片，舒卷如同天鵝的翎羽，同時，閃發出更蒼白的亮光，像是一只銀色的湯匙，預備在秋湖中取一瓢飲。

那銀匙的光燦使我駐足，我佇立凝視，我這才發現，湖岸上那座小樓的窗子開啓了，一縷燈光，銀色的帶一點秋草的淺黃、微綠，自那窗口流瀉下來，那燈影落在湖水上，就變成一把閃著銀色的匙子了，這還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光的奇蹟。

燈已經亮了，我得趕快回到學校去，管宿舍的那位荷蘭修女姆姆，大概正在校

門邊的石灰橋頭等待我們這些遲歸的學生呢——我一面這麼想著，耳邊似傳來修女手中那一大把銅鑰匙的鈴鈴清音。我遂向湖水和燈光黯然作別：

『晚安，湖水！』

『晚安，湖上的燈光！』

沒有回答，燈光在眨眼，湖水大概已經睡了，睡得很沉，一點聲息都沒有，在湖水的夢裡，它的顏色更深得近乎墨綠，那燈光就更顯得明亮了。

湖上的燈光，投影在我的心裏，一路上照亮了湖堤，伴隨著我走回學校。」

「湖心的那點光亮，是鵝絨一般的金黃，鵝絨一般的柔潤，像一大朵奇妙的黃雲，燃亮在水上。」

這光景是那樣的，那樣的感人，我們幾個都被鎮懾住了，默然不能作語，抬起頭來，原來那小樓的窗子被一隻手推開了，一盞鵝黃罩子的玻璃燈，使水面有了一場小小的美而無害的火災……」（摘自「湖水·秋燈」）

「水邊，是那樣的清亮，將澄藍的天，同上面偶爾飄過的碎雲，都拓印了下來，尤其是水邊的蓼花，生得那麼叢密，為河水加了一道名副其實的花邊，偶然，那

一座古老磚砌的彎彎的橋上，有個衣袖飄舉，到村前做法事的挽著白髮的道士走過，使我想到家中前廳掛的那幅古色古香的橫幅……。

坐在水邊的我癡癡的望著，耳邊陣陣傳來的打麥場上馬頸的鈴聲，老傭婦的語聲，以及打麥的農人的23喝，都似織入水面的藍天、白雲同銀亮的水紋裏。

那片湖，那片美麗的湖水，啊，與其說它溶漾於我母校的近邊，莫若說它溶漾在我的心裏……。

「湖水，它的聲音是多麼的輕柔，汨汨的，汨汨的，其中更配合著青蛙單調的跳水聲，同小魚兒在水底躍動——記得我當時的日記上寫過：『小魚在跳高呢』，水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細草，柳樹的影子搖曳其上，就更顯得濃綠得近乎墨色了，這正好是『理想的詩境』的色調吧。我的幻思與想像是在其中鼓翼的斑鳩。」

夏天，湖水鋪上了萍葉，是為夏日美妙的詩篇打的圓圈吧。那些臨風招展的荷葉，在風中飄散出格外新鮮的香氣，那香氣似是帶著綠色，而且含蘊著微微的涼意……。」（摘錄自「水之湄」）（參採

中華民國人事錄）

紀念藝文作家張秀亞教授

● 王成聖

華北華南千巖秀。^{註一}育出蘭心蕙質妍。

早歲獨成尋夢草。^{註二}新歌併入晚霞天。^{註三}

香飄湖上驚秋夕。^{註四}筆為水湄織錦邊。^{註五}

廿載上庠書百冊。至今中外尚爭傳。

註一：女士，河北滄縣人而母出浙江紹興世家。

註二：女士讀高中時寫成八千字散文「尋夢草」，後發表於大公報散文特刊

，初露頭角。

註三：女士之詩作「秋夕」被黃友棣大師譜成歌曲與鍾梅音「當晚霞滿天」

合併灌成唱片。

註四：「秋夕」，又名「秋夕湖上」，其末句為「飄來了一絲淡香」。

註五：女士散文「水之湄」有句云：「蓼花……為河水加了一道名副其實的

花邊」。